

LIBRARY  
SEP 5 1982  
1982-06-02

联合国

临时记录

安全理事会



S/PV.2371

1982年6月2日

## 第二千三百七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6月2日星期三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

成员：中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凌青先生

辛克莱先生

克雷格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诺瓦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卡波先生

阿莫科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利钦斯坦先生

恩瓜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2-60670/A

下午 5 时 15 分会议开始。

## 向离任主席致谢

**主席：**由于这是安理会六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谨代表安理会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先生阁下为他在五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工作表示敬意。凌大使在上月作为主席以十分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机智及总是彬彬有礼的态度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 1982 年 5 月 31 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45)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根廷和巴西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罗斯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安理会今天开会是为了对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于 1982 年 5 月 31 日写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作出反应(S/15145)。

我想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 S/15151，其中有秘书长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局势的临时报告的原文。

安理会成员已经收到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于 1982 年 6 月 2 日写给安理会主席的三封信的抄件。明天这些抄件将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别以 S/15152、S/15153 和 S/15154 的编号分发下去。

现在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主席先生，既然临时报告已经分发给安理会成员，并且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宣读临时报告：

“1. 目前的这份临时报告是遵循安理会于 1982 年 5 月 26 日举行的第 2368 次会议上通过的第 505 (1982) 号决议而提出的。第 505 (1982) 号决议请秘书长牢记安理会第 502 (1982) 号决议以及他在 1982 年 5 月 21 日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处理方法，重新担负起斡旋的任务，迅速与双方接触以便商讨双方均可接受的停火条件，并尽快向安理会提交一份临时报告，时间无论如何不得迟于决议通过后七天。

“2. 我于 1982 年 5 月 26 日下午分别会见了双方并要求在 24 小时内各自提供一份它认为可以接受的停火条件的声明。我向各方解释说，希望根据他们的答复能得出双方均可接受的条件。我曾指出，在取得安理会的同意之后，联合国一接到通知即可按第 502 (1982) 号决议派出联合国观察员监督停火条件的执行情况。

“3. 5 月 27 日我收到了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的电报，提出了联合王国可以接受的停火条件。同一天，我收到了阿根廷政府的第一次答复，随后在 5 月 28 日又来信对阿根廷共和国可以接受的停火条件提出了补充意见。

“4. 我与双方广泛交换了意见，包括用电话和阿根廷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长通了话。在这些一直延续到今天上午的意见交换中，我探索了各种各样的途径以寻求实现停火所必需的意见一致的程度。

“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判断双方的立场尚无可能在此时此刻产生出双方均可接受的停火条件。尽管如此，按照第 505 (1982) 号决议赋予我

的使命，我将继续与有关双方保持密切接触，以便能找到机会使我的斡旋能为结束这场灾难性的危机作出贡献。”(S/15151)

主席：我要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同时也想对他如此热心、机智和富有想象力地为解决冲突所作出的卓越努力表示敬意。我毫不怀疑，他的经验和威望将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对安理会作出最大的帮助。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先生，我十分荣幸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两国人民与政府间的友谊是无须重申的。因此，你在执行你的任务过程中肯定会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合作和帮助。

我也要对中国的代表致意，并向他表示祝贺，因为他的才干、能力、工作热情和对职务的胜任正是我们对安理会主席所期望的。

我也对秘书长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虽然看起来可能没有必要，但我还是坚持主张他继续进行这些努力，尽管事实是他刚刚向我们提出的报告并非是完全充满希望的。不管怎么说，在我们所从事的外交这个职业中，尤其是在这座大楼里，我们总应该充满希望而不应该充满恐惧。

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了，包括最近5月26日通过第505(1982)号决议时的那一次。

我想回顾一下那时我们在发言中所说的如下几点：

“现在提交我们的决议草案并没有下令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草案中只有一条规定，即秘书长必须立即与双方进行接触，商讨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停火条件。”

“我国代表团认为，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使命的本组织本来最好是下令立即停火以及给予秘书长更为具体的职权范围。”〔S/PV.2368，第23-25页〕

十分遗憾，这些话现在已被证实了。似乎我们都变得愚蠢起来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的联合国组织也失去了威望，因为有人企图阻碍象停火那样高尚而有价值的做法。

我们这些坐在这张桌子旁的人不应该接受这种说法：结束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牢记着局势的严重性，牢记着已经死去的受害者以及可能即将死去的受害者，已与巴拿马代表团一道决定作为紧急事宜提出下列决议草案，以便今天进行表决：

“安全理事会：

“重申它的第502(1982)号决议和第505(1982)号决议，重申执行这两个决议的所有部分的必要性。

“1. 要求争端双方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立即停火；

“2. 授权秘书长使用他认为必要的手段核查停火；

“3. 请秘书长在72小时内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提出报告。”(S/15156)

各位成员将会注意到，本决议草案并未使安理会的行动结束，因为我们要求秘书长在决议草案通过之后的72小时内就其执行情况向我们提出报告。

这就使我们可以通过关于立即撤军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一俟通过便可按照第502(1982)号决议和第505(1982)号决议尽早开始进行谈判。第502(1982)号决议是解决目前冲突的基础，它的执行部分第一段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阻止停火意味着在国际社会面前承担起一项十分重大的责任，当然也表明所希望的并不是结束冲突，而是要打败另一方。这样做将在具有相同文化、同属西方的两个国家之间打开缺口，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会打破今天维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平衡。

主席：我感谢西班牙代表对我、我的国家和政府所说的友好的话。

卡姆先生(巴拿马)：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对你昨天在的确是很困难的时刻就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相信，你那杰出的外交技巧以及你那广泛的

才能将使我们能够在执行本月安理会面临的艰巨任务中取得进展和成功。

我国代表团谨向中国的凌青大使表示敬意，他在上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时为他所代表的伟大民族的最优秀的传统争得了荣誉。我国代表团向他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今天下午正式向我们大家提出报告的秘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感谢他孜孜不倦地为谋求和平解决这一争端所作的努力，这个争端已经持续了太长的时间，对人类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并给国际和平与安全笼罩上阴影。

这就是为什么巴拿马政府采取了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步骤的原因，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召开了这个会议。我要感谢安理会成员同意召开这个会议。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秘书长的报告，但是报告并不令人振奋。我国代表团本来十分愿意听到一个令人鼓舞的报告，一个给我们这个半球的那一地区带来和平希望的报告。我思想上毫不怀疑，我们没有听到一个鼓舞人心和充满希望的报告的唯一原因就是联合王国在继续采取它对阿根廷的殖民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飞扬跋扈和寸步不让的态度。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不能听到一个鼓舞人心的报告。然而，我国代表团要求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出于我们对安理会的信任，相信安理会成员能明察秋毫。我们相信安理会成员已意识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西班牙代表团一起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目的仅仅在于呼吁双方在此时刻立即实行无条件的停火，以便创造机会推动我们都希望尽快开始的调停进程。

巴拿马在马尔维纳斯问题上的立场已在安理会上表达得十分清楚和明白了。因此，我没有必要重申巴拿马坚定、有力地支持阿根廷民族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合法要求。我们对如下的事实也同样感到非常痛心，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坚持鲁莽的冒险行动，企图用武力把早已过时的殖民制度强加于我们的大陆。正如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这一行动是侵略，而该国企图把它冒充为自卫行动。

这一概念与时代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把自卫的概念当作借口来采取旨在对我们这个地区重新

实行殖民主义或维持在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的行动，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正象我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亲身经历表明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都不会在拉丁美洲延续150年，任何拉丁美洲人都不容容忍殖民主义，阿根廷人民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面临这一冲突恰恰是因为这是在各国人民忍无可忍而殖民国家已找不出借口的情况下预料会发生的事情。

我国代表团只想重复一下：考虑到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的行动的紧迫性，我们才采取了提出决议草案这一步骤，希望今天下午能对它进行表决。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把一个十分沉重的担子放在了秘书长的肩上，我们完全信赖他的经验和能力。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双方中的一方不合作，他的努力受到了阻碍，而为了确保秘书长的努力取得成功，他本来是应该得到那一方的合作的。秘书长向我们报告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当然他未能向我们提供全部细节，但是我认为对这些细节作详细的阐述是没有意义的。

我国代表团愿呼吁安理会成员把国际社会委托给他们的责任承担起来。安理会不应该继续推卸它的职责，而是应该迅速、有效地开始行动，我们希望它对巴拿马和西班牙提交的决议草案也能同样如此。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要对你——友好的法国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大使担任1982年6月份的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我确信法国伟大的外交传统将会在这艰难的时期在你敏捷的才智和丰富的经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也十分高兴地对你的前任主席、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凌青大使表示最高的敬意，他的智慧、耐心和多方面的才能在五月份那些惨淡、动乱的日子里发生了光辉，那时候安理会乃至整个世界正处在冲突四起的痛苦之中，这些冲突至今仍然令人担忧、十分危险和得不到解决。

正如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报告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仍深深地被正在发生的一切所困扰，原因当然并非是没有或缺乏努力。秘书长出于他个人的意愿并在安理

会的全力支持及其 1982 年 5 月 26 日第 505 号决议的正式授权下，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为完成和平使命不辞辛劳地工作，我国代表团和所有会员国一样，对他这种不知疲倦的、审慎的和专心一致的努力表示深切的赞赏和感激。

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结果，这使人深感痛心，因为秘书长的任何斡旋要取得成功，争执的双方就必须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悲惨的是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尚未达到，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还在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和估价，以制止敌对行动、流血和由于外交失败而必然产生的长期后果。

宪章中有我们都立誓忠于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我们审议所有的问题和负起自己的责任时都必须居于首位。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第 505 (1982) 号决议的全部内容，因为这项决议和宪章是完全一致的。约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急切等待着这项决议的实施。

自从这项决议通过以来，在实施问题上或者甚至在冲突性质上的分歧使得秘书长谋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敌对行动的爆发给双方英勇战士的生命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悲痛。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股使局势恶化的势头。

不管武装冲突的结果如何，双方都陈兵数万，更不用说飞机、舰只和其他一切了。我国代表团经过再三考虑，认为遏制冲突、拯救众多生命以至逐步言归于好尚为时不晚。

我们充分意识到这次战场结构和后勤方面的特点，而且我们也完全明白，要想按一下电钮就能奇迹般地立即实现停火也是办不到的。这里就要靠秘书长的经验和智谋发挥作用了。由于我们必须按宪章和凭良心行事，我们支持任何要求立即停火的呼吁，这不但是为了使双方宝贵的生命免遭进一步的损失，也是为了使停止敌对行动和贯彻第 502 (1982) 号决议的有关条款成为可能，以及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为了在已被激发起来的可以理解的激动情绪缓和下来以后的平静气氛中继续进行外交方面的努力。秘书长无疑将以

他在持续不懈的努力中所表现出的同样献身精神和政治家的才能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对除了强行和延长敌对行动外似乎没有其它选择的问题的直接补救办法。不管这种真诚的办法是否被认为可以接受，我们至少一直在支持着一种和平的努力，这种和平努力是建立在宪章原则、正义和两个友好国家长期和睦相处的基础上的，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至少能从中获得慰藉。

主席：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我的国家以及我国的外交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根廷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罗斯先生（阿根廷）：先生，你被指派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正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因为这是安理会第三次负责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和南桑德韦奇的局势，这一局势目前的特点严重影响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

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我们相信你会与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一样，以同样的能力和献身精神领导安理会。我要向凌青大使表达我国政府对他的衷心感谢，他在五月份努力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了重要和困难的职责。

我也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达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对他的深切感谢，感谢他一心一意、不知疲倦地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对他刚才宣读的关于他按照第 505 (1982) 号决议的授权所采取步骤的结果的报告，我也表示认可，该决议的执行部分第 4 段请他：

“立即同双方接触以便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停火条件。”

在通过第 505 (1982) 号决议时，我们告诉了安理会必须由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赋予它的直接责任而决定停火，但是：

“安理会由于不止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毫不妥协态度而无法作出如此的决定，并且现在又把重大的责任推给了秘书长。”〔S/PV.2368, 第 42 页〕

我国代表团从由秘书长主持的整个谈判中获得的经验表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联合王国在任何时候都无意接受向它发出的呼吁，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继续它的军事侵略，并且通过侵略达到其再一次在美洲土地上建立殖民帝国主义的又一个可耻样板这个唯一目的。联合王国为了控制南大西洋正在企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确立一种军事存在。这就撕下了所谓维护岛上居民愿望的假面具并清楚地表明联合王国政府企图通过所谓它是为维护原则而采取行动的花言巧语来欺骗国际社会，而它主要的兴趣是确保它在南大西洋的军事优势。

实际上，英国外交大臣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想我们同时也许要与许多其他国家会谈，看我们是否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某种防御的格局。”

这番话发表在5月24日的《纽约时报》上。

据5月28日合众国际社转发的英国官员的话说：

“一旦重新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便要求美利坚合众国永久地在该群岛驻扎军队以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的想法正在考虑之中。”

该电讯接着说：

“撒切尔首相的政府曾在很高一级讨论过阿森松岛的解决办法。意见是一旦联合王国成功地夺回被阿根廷在4月2日侵占的群岛，便要使美利坚合众国确信应该在这些挡风岛屿的一个岛上建立一个重要的海空军基地。”

英国报纸《卫报》也在5月31日载文讨论了这一问题，文章探讨了“一种类似于阿森松岛的地位的解决办法”。联合王国外交大臣也说，“就他来说，他赞成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那里得到帮助来保证该群岛将来的安全。”他又说：

“根据这种意见，马尔维纳斯群岛将继续为英国所有并将是美国为保卫南大西洋而建立的一个主要海空军基地的场所。”

弗洛拉·刘易斯5月30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

“这场战争也使人们注意到，尽管〔马尔维纳斯群岛〕现在没有多大的战略重要性，但如果不让美国使用巴拿马运河或者苏联或其他国家违背了禁止南极区军事化的条约，这些岛屿可能会变得至关重要。”〔1982年5月30日《纽约时报》，第1页，第4部分〕

这些论点的言下之意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联合王国在十九世纪就包围并进攻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因为它认为这些岛屿对控制南大西洋的海上通道十分重要。不幸的是现在历史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又重演了。

为了响应第505(1982)号决议第3段中对争端双方发出的呼吁：

“在秘书长执行旨在结束目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周围地区的敌对行动的使命时与他充分合作，”

阿根廷政府立即向秘书长作了答复，提交了与该决议第2段有关的提案，以便在停火协议达成的同时，就双方军队撤离以及由联合国临时管辖该群岛的问题开始进行谈判。

阿根廷提案包含了一项简单的和第505(1982)号决议第4段相一致并以该决议第2段的严格解释为基础的停火程序，该程序

“请秘书长在目前这个决议的基础上牢记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以及他在1982年5月21日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处理方法，重新担负起斡旋的任务”。

阿根廷提案的要点如下：在开始停火的同时，继续就双方的撤军和联合国临时管辖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进行谈判。关于停火，提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停火将是不受限制的，中止军队、船只和飞机的一切行动，它们将停留在停火开始时所在的地方不动。第二，在双方接受停火的同时，将派出联合国使团观察停火执行情况。第三，如有必要，将在陆地和海上建立脱离接触地带。第四，在任何情况下双方都不得在作战地区和各自军队的通讯联络地区采取军事增援行

动。第五，联合国在谈判进行期间将对陆、海、空军人员以及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的食品、衣服供应和保健服务等提供方便。第六，停火将在“特定”的时刻开始，联合国人员也将同时到达。

这几点表明阿根廷政府确实已作出努力使秘书长能够遵照安理会的授权去执行他的艰巨使命。阿根廷接受了停火并强调了已作好进行谈判的准备。英国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英国代表团在它就对第505(1982)号决议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时说，英国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阿根廷的许诺：同意作出阿根廷军队单方面立即撤离的实际的和不可改变的安排。这一说法歪曲了第505(1982)号决议以及第505(1982)号决议第1段的基本内容。但是英国甚至要走得更远，它企图利用第505(1982)号决议第4段所规定的办法来提出最后通牒。事实上，联合王国向秘书长提出的并由秘书长向我国代表团转达的几点是：

第一，英国提出的停火的首要条件是阿根廷必须在某个最后期限内撤军。第二，关于双方同时撤军的主张是不能接受的。第三，英国军队的撤退只能在下列目的达到以后方可考虑：(a)重新占领该群岛；(b)恢复英国的管理，也就是说回到以前的状态；(c)重建；(d)与居民进行协商。

一旦完成了这四个阶段，并将该地区置于由美国军队参与的某种国际安全安排之下，才能撤军。

这些就是英国的想法。这些想法的不妥协性及其坚定的军事目标，通过系统地反对意味着中止军事行动的停火、反对联合国以任何形式观察停火的执行情况、反对“联合国军”的参加及其在阿根廷军队撤离后接管由阿军占领的地区——一句话，通过反对停火，不断使各种可供选择的谈判方案无法实施。

局势是清楚的：在联合王国看来，安理会应当批准以一支军事部队来确保殖民统治局面的恢复，而联合国没有必要参加这支部队，但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联合王国在这场冲突中的盟国却要参加这支部队。

因此，人们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出联合王国政府对威胁和侵略这一严重问题所奉行的一贯政策路线。

这一威胁和侵略行为是在1883年侵占该群岛和驱赶岛上的阿根廷居民时开始的。今年当“耐久”号被派往南乔治亚岛去驱赶阿根廷工人时，再次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同一地区出现核潜艇、派遣讨伐性舰队以及宣布非法封锁等都再一次证实了这一行为。今天这种行为还在通过各种军事行动、进攻和轰炸继续下去，造成了死亡和破坏。

5月26日安理会会议结束时，我们说过给予秘书长的使命是一个完全要依靠双方积极态度才能完成的使命。

安理会知道，这一使命以我已经提到的英国最后通牒而告终。我们现在看到了英国提出的最新要求，它暴露出联合王国行动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就该群岛问题签订一个包括美国军队参加的国际安全协议，以便使对我国领土完整的破坏永久化。这就使人痛苦地联想起其他地方的局势，如关塔那摩的局势，而且与迪戈加西亚岛和阿森松岛的情况危险地酷似。安理会不应忘记阿森松岛是侵略阿根廷的要道。我们都知道这些使用武力的情势对第三世界意味着什么。安理会、阿根廷人民、首先是整个拉丁美洲必须得到美国的保证，保证它的政府不会接受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建立军事基地这一冒险建议以及不会被拖进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中去。这种冒险行为将会进一步扩大两半球间关系上的严重裂痕。

如果某些美国战略家考虑根据与联合王国的双边安排在阿根廷领土亦即拉丁美洲领土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上驻军，这将是无视美洲国家互助条约缔约国的协商机构在5月29日星期六通过第2号决议时所作出的决定。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都投票赞成对各缔约国都有约束力的第2号决议。决议决定：

“1. 最强烈地谴责联合王国发动的无理的和不相称的武装进攻，谴责其任意宣布离美洲海岸12海里的广大地区为战区从而影响到整个美洲半球安全的决定，在为寻求和平解决冲突而进

行谈判的一切办法尚未试尽时，采取这些行动使整个美洲局势更趋恶化。

“2. 重申它对联合王国的坚决要求，即联合国必须立即停止对阿根廷共和国的战争行动，立即下令撤离派到那里的全部武装部队以及把特遣部队撤回到原来的驻地。

“3. 对于联合王国的态度进一步使由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负责进行的谋求和平解决的谈判归于失败这一点深表遗憾。

“4. 表示深信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迅速达成和平与体面的解决冲突的办法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在这方面确认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努力和斡旋以及完全支持安理会交给他的任务。

“5. 敦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立即解除对阿根廷共和国实行的强制性措施并遵循美洲国家互助条约所承认的该半球团结的原则，停止向联合国提供物质援助。

“6. 敦请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以及其他已经对阿根廷共和国采取强制性经济和政治措施的国家立即取消这些措施。”〔S/15143，附件，第2页〕

我国相信，由美洲国家体系——美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基本机构通过的这一决议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思考。

安理会必须再一次决定是否要履行由联合国人民在通过旧金山宪章时赋予它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

我们正面对着具有恐怖和死亡这一可怕后果的具体事实。我们面临着一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侵略全面升级的局面。这是联合国除了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发动不断侵略之外的又一次侵略，因为殖民主义实际上是永久性侵略的一种形式。阿根廷外交部长5月25日在安理会上说：

“殖民主义是一种武力行动，是永久性的侵略。它和真正的和平是对立的。它过去是而且今

后仍将是冲突和暴力行动的根源，只要它继续存在下去的话。”〔S/PV.2366，第56页〕

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共和国决不谈判在阿根廷和美洲土地上恢复殖民主义的原因。

这就是今天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国土上的现实。安理会这一机构必须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集中它的注意力并作出决议以结束战争状态和限制其无疑会危及国际安全尤其是拉丁美洲安全的严重的国际影响。

如果联合王国的阻挠态度使安理会未能尽到其严肃而紧迫的责任，那就会再一次表明该国政府应对军事行动的继续负责，而这种军事行动正造成众多的人死亡并给国际关系带来如此引人注目的影响。

最后我重申，阿根廷的权利是不容剥夺的，这是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承认了的。如果英国选择武装暴力的道路而不承认阿根廷的权利，那么，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战争将会进行到底，而抛弃和平谈判道路的责任将只能由英国单独承担；历史性的结局只会是该群岛最终归入阿根廷的版图。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44条准许代表用正式语文之外的语言发言的规定，我想用葡萄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在你刚刚就任安理会主席这一时刻就这样做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我毫不怀疑你会在六月份以你的外交资格把安理会的工作引向成功。我也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他在国际关系特别混乱的那个月份十分正确和公正地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

遗憾得很，这是巴西代表团第三次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在安理会发言了。我所以说“遗憾得很”，是因为自从目前这场危机开始以来，我国政府就一直希望能为避免武装对抗和流血尽快找到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解决办法。遗憾的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国际社会目前正面临着南大西洋和平遭到



严重破坏、国际关系尤其是这个半球国际关系的前途将受到严重影响的局面。

我不再重复我在前几次说过的有关我国对这个问题的实质所采取的立场了。对巴西来说，不管这次冲突的直接结果如何，马尔维纳斯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姊妹国家阿根廷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也不再重复我国政府为了争取和平解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阿根廷共和国之间的争端所作出的努力了。不但若奥·菲格雷多总统个人向加尔铁里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直接发出了要求和平与和睦的呼吁，而且我国对外关系部长5月24日写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5108)中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我国政府看来，这些建议能够作为和平解决这场冲突的基础。

从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先生即使在安理会正式授权的情况下，着手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那时起，巴西政府就继续不断地支持他坚决进行的努力。我们都知道秘书长当时快要达成协议了，而双方中的一方，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却决定单方面停止谈判，选择了军事解决的办法，而另一方——阿根廷共和国却一直明确表示随时都在寻求一种外交的解决办法，所以这一切就使人倍感遗憾。那时我们大家都可以预见到，秘书长要在安理会第505(1982)号决议中未规定具体职权范围的情况下完成该决议交给他的不太明确的任务，成功的机会究竟有多少。第505(1982)号决议一通过，一方不愿意谈判的态度就昭然若揭了，这一点已经载入安理会的记录。

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包括三个主要内容：停止敌对行动、从马尔维纳斯群岛撤走阿根廷军队以及寻求某种外交解决办法。双方都接受了这一决议。正是为了保证这个决议得到实施，秘书长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表感激和钦佩的。可是有一点很清楚，即所寻求的实施是一个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实施，也决不是单方面的实施。如果英国政府认为该决议并未得到实施，那么它就应该回到安理会，让安理会遵循宪章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第502(1982)号决议的实施。因此，当安理会正在审议这个问题时，英国无权如它所说正在做的那样单方面承担确保决议实施的任务。

我国确信还是可以找到一种和平的、外交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基于武力的解决办法不可能是一种长久之计。由于认识到武力行动会留下往往久不愈合的创伤，安理会有义务寻求一种体面的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安理会不能听任事件这样发展下去，不能再让已经十分惨重的伤亡人数继续增加。作为一个初步措施，安理会应该象西班牙代表提交的决议草案所建议的那样决定立即停火并让联合国在实现公正、体面和持久的和平方面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参加，以便结束这一极其严重地影响世界和平的违背时代潮流的局面。

寻找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必须通过如第505(1982)号决议所提出的那种双方之间的谈判。巴西政府不能接受任何企图把影响马尔维纳斯群岛前途的方案强加于人的做法。这种方案可能会使大国的对峙扩大到南大西洋。事实上巴西政府仍然深信，南大西洋的命运只能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拉丁美洲和非洲沿海发展中国家间的友好与和平合作的命运。因此，在目前的危机中，必须避免任何不可能有助于达此目的的解决办法、任何只会把外国的利益和活动引进南大西洋的解决办法。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向你以及你的代表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在这个特别困难的时期有你的伟大国家、我们的朋友和盟友的代表团来主持会议，我们当然十分高兴。同时，我也要衷心地感谢中国大使和他的代表团在异常繁忙的一个月里耐心和辛勤地照料了我们的事务。

我对秘书长几天来为使第502(1982)号决议和第505(1982)号决议得到实施所作的努力再次表示敬意。至今未能通过谈判得出相互可以接受的停火条件，这决不是秘书长的过错。他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职务所要求的最高才能。

我以前说过——但是下述一点不管重复多少次也不算过分——是阿根廷造成了对目前和平的破坏，是阿根廷在4月1日封闭了外交渠道，是阿根廷于同一天

的早些时候在安理会第 2345 次会议上对安理会发生的不使用武力的呼吁保持了缄默，是阿根廷于第二天上午入侵了福克兰群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阿根廷没有遵守要求立即撤走所有阿根廷军队的第 502(1982)号决议。阿根廷军队非但没有撤走，反而得到了增援。

正是联合王国成了阿根廷侵略行动的受害者。正是福克兰群岛的居民成了阿根廷使用武力占领该群岛的牺牲品。我现在不打算详细介绍该群岛的居民在过去两个月中的痛苦经历。到目前为止的报道必然是不完全的，但是从那些岛民们还能自由谈论他们在阿根廷占领下的经历的一些地方正在开始听到一些令人担忧和不安的事实。

我在安理会以前几次会议上都曾有机会详尽阐明了联合王国的立场，我就不重复我所有的论点以免使安理会感到厌烦，但我相信我的这些论点有力地驳斥了阿根廷代表今天提出的某些更加放肆的歪曲事实的说法。但是我必须再次重复一下，首先使用武力和开始目前这场危机的是阿根廷。从那以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行使我们固有的自卫权利。我们从未争辩说联合王国正在担负执行安理会命令的使命。真实的情况是，在面对阿根廷悍然公开违反第 502(1982)号决议的情况下，联合王国仅仅是行使了它固有的自卫权利。对于这一点，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是无须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的。

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决不允许侵略有利可图；人民的意志不可侮，人民是决不会屈服的；人民必须享受自决的权利；政治问题不应用武力解决。这些就是我国政府不准备妥协的原则。这些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类过时的陈词滥调毫不相干。我国能有什么可以想象得出的理由希望在南大西洋建立英国的或别的军事势力呢？如果我们这种不寻常的意图，我可以告诉安理会，我们就会在阿根廷入侵以前在福克兰群岛驻扎多于 40 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军队了。

除了没有在我上面提出的原则上让步之外，我们已竭尽全力使安理会第 502(1982)号决议的中心内容，即阿根廷无条件地从该群岛撤军得以和平实施。这一点至今尚未被证明是可能的，我们除了用其他办法来捍卫这些原则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我们从

来也没有中止或中断过谈判。在这一较长时期中我们是充分和真诚地进行谈判的。

现在我来谈谈最近有关停火的谈判。这些谈判是根据第 505(1982)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举行的。安理会的成员们一定会记得，这一决议重申了第 502(1982)号决议，根据该决议，安理会早在 4 月 3 日就要求所有阿根廷的军队立即撤出福克兰群岛。

联合王国的立场是它将欢迎与开始撤走阿根廷军队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阿根廷军队的撤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立场正好是以第 502(1982)号决议为基础的。

阿根廷代表在过去的一周内已经全面阐明了他的政府的反应。他也声称阐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我不打算跟着他在那条争论的路上走下去。秘书长从一开始就对谈判的性质极其保密，即使面对着阿根廷代表的上述说法，我也不打算破坏这个机密。我只说这一点：照我看来，阿根廷代表的这一说法和解释清楚地表明，如果接受了阿根廷的先决条件，我们就会重新陷入拖延和回避问题的泥坑中去，而我国政府在过去两个月极其紧张的谈判中所遇到的就是阿根廷政府的这种拖延和回避问题的手法。

事实很清楚，阿根廷政府不改变立场就不存在停火的条件。

以此为背景，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西班牙和巴拿马代表发出的立即无条件停火的呼吁。停火不同阿根廷的立即撤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和第 502(1982)号决议不一致，因为该决议要求所有的阿根廷军队立即撤离福克兰群岛，而无条件停火的要求将使阿根廷的军队留在原地不动。

如我早先指出的那样，联合王国完全准备停火，只要它与实施第 502(1982)号决议中要求阿根廷撤军的规定紧密结合起来就行。我们不希望让人们或使自己遭受更多的伤亡。我们准备讨论根据第 502(1982)号决议为阿根廷军队的撤离作出体面的安排。但是对安理会的撤军要求必须遵从。因为由西班牙代表宣读的决议草案中关于停火的要求没有把停火与撤军联系起来，我国代表团将不得不反对这种要求。

我提议，一个更好地符合目前形势需要的决议必须包括以下几点：再次肯定第502(1982)号决议和第505(1982)号决议的全部内容；对秘书长为调停而作出的不断努力表示感谢；重申第502(1982)号决议中关于阿根廷撤军的要求；提出一旦作出关于阿根廷不失尊严和体面地限期撤军的严密安排停火就马上生效的要求。这种安排作为实际问题必须得到该群岛双方军事指挥官的同意。

这些就是我向安理会建议的停火决议的基本内容。我国代表团可以支持这样一个决议。

最后，我恐怕只好重复一下，我想强调一点：我国政府的目的是把福克兰群岛的人民从阿根廷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而对于阿根廷的占领，该群岛的人民出于他们自己的民主决定是永远、永远也不想要的。我们所希望的是使那些人民重新过上和平、不受到伤害和不伤害别人的日子，使他们能对自己长远的未来自由和不受压制地作出自己的决定。我们在谈到为未来作出安全的安排时，我们指的是保护该群岛居民免受重新遭到侵略的任何威胁的安全的安排。我的话完了。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对我、对我国代表团以及对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先生，首先我想对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表示最衷心的祝贺。苏联代表团向你保证，它在你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中愿意同你合作。我也要向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表示敬意，他在五月份以一种极其内行的方式执行了他的任务。

安理会今天再次开会，对南大西洋危险的军事冲突进行讨论。5月26日当安理会通过关于停火及和平解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冲突的第505(1982)号决议时，安理会是把决议必须导致恢复和平作为先决条件的。为此目的，安理会再一次指示秘书长承担斡旋的使命并要求冲突的双方为了停止在该群岛及其周围地区的敌对行动要与秘书长充分合作。

然而，从秘书长今天提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为解决冲突和消除这种武装对抗温床所作的努力再一次受到了阻碍。

应当说，安理会成员对联合王国代表在安理会第505(1982)号决议一通过就发表的声明不能不警觉。

那个时候英国代表实际上拒绝接受安理会支持的办法和双方的谈判，并且实际上一笔勾销了谈判过程中在联合国秘书长努力帮助下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东西。他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政府在变化了的情况下不能同意把阿根廷以任何方式进行的撤军和英国军队平行的撤离联系起来。英国再次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了有关停火条件的要求。我要说联合王国代表今天又一次以类似最后通牒的形式发言。

因此，目前这一轮谈判同上一次一样，以失败而告终。谈判失败的原因很清楚，这是由于英国政府顽固拒绝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真诚的谈判来解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英国政府无视和平解决冲突的一切呼吁，无视安理会的决定，执意在各个阶段在冲突的地区集结部队并扩大它的军事行动的范围。

毋庸置疑，联合国秘书长的努力失败的责任应该由英国政府来承担，从目前冲突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完全依靠武装部队在南大西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伦敦的行动十分清楚地表明它声称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它与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争端的说法是假的。英国对安理会通过的两个决议以及通过秘书长所进行的谈判所耍的外交花招——这一切都已证明纯粹是为在南大西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施放的烟幕而已。英国所采取的方针是用武力恢复该群岛的殖民地地位以及在南大西洋维持一块帝国主义的陆上基地。恢复英帝国的政策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直接挑战，国际社会曾明确谴责和反对殖民主义，因为它公然践踏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当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正象人们在审议安理会这项议程项目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假如英国政府没有得到全部由美国提供的不仅道义上而且非常实际的全面支持的保证，它本来是不会冒险对阿根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提出如此大胆的挑战的。在阿根廷人民为消灭殖民主义残余而进行斗争的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刻，美国把它政治上

——而且不仅是政治上——的重担转嫁到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身上。为了给伦敦的军事准备争取时间，美国外交发挥中立的调解人作用的时间长短根据伦敦的需要而定。从那时起，美国政府态度坚决、竭尽全力支持英国政府的疯狂军事活动，而为了这样一件事，它本来是不值得采取这样坚决的态度的。

有些事情是难于忘怀的。正如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们在这里所说的那样，过去两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这些事情上各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能被人忘记的。

对于英美所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最近又提出了另一个理由：有报道说——今天阿根廷代表在这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冲突的一方——自然不是阿根廷——声称该群岛的问题如无美国军队出现在岛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看起来英国现在在岛上实行殖民主义必须有美国永久性军事存在的支持才行。由此可见，他们想使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众多飞地再增加一个——这一个是在南大西洋。

一些别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也本着同它们的盟国英国团结一致的精神采取了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对阿根廷开始实行非法的经济制裁，并几乎以此作为对解决冲突的外交努力的支持。人们不妨问一下自己：从什么时候起，经济侵略和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开始被认为是加强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一种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实际上看到有人企图把北大西洋集团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发生在远离欧洲疆界的冲突中去，扩展到涉及不结盟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的冲突中去。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趋势，值得引起联合国十分谨慎的注意。

目前伦敦那些被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领导阶层已经使数百条人命牺牲了，其中有英国人也有阿根廷人。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责任，必须要求立即停火，必须制止在南大西洋的流血，以便为和平解决争端铺平道路。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想就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说明一些情况，因为我觉得，或者是翻译没有搞清楚我的意思，或者如果翻译没有搞错的话，我对联合王国代表就我的发言所说的话感到十分惊讶。当然，我并不想深入谈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实质，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几天前就提过了。也许我可以再补充一点，第2065(XX)号决议、第3160(XXVIII)号决议和其他决议通过的时候，我是在场的。我广泛地参加了24国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讨论，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讲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场战争的局势——一种积极交战和一系列敌对行动的局势。

为了让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人们知道，也由于这份决议草案尚未散发，我把它再念一下，指出要点，并把每一段的范围和意思解释一下：

“重申它的第502(1982)号决议和第505(1982)号决议，重申执行这两个决议的所有部分的必要性。”

依我看来，这当然意味着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从马尔维纳斯群岛撤离阿根廷军队、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始谈判。换句话说，第502(1982)号决议包括三个部分如果单指执行部分第2段，即要求所有阿根廷军队立即撤出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那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为什么由巴拿马和西班牙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段落中指出需要全面贯彻第502(1982)号决议和第505(1982)号决议。这是草案的序言，同时还重申了已经提到的安理会决议。

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1段如下：

“1. 要求争端双方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立即停火；”。

换言之，目前要求的是停火而还不是停止敌对行动因为后一点已在第502(1982)号决议中提出要求了，敌对行动这一概念同停火的概念是不同的。

执行部分第2段如下：

“授权秘书长使用他认为必要的手段来核查停火；”。

也就是说，要求秘书长用任何他认为必要的、可行的或者可能的方式来核查停火。

最后，执行部分第3段：

“请秘书长在72小时内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正是这72小时的时间使我能在我的发言中说：

“各位成员将会注意到，本决议草案并未使安理会的行动结束，因为我们要求秘书长在决议草案通过之后的72小时内就其执行情况向我们提出报告。”〔上文，第3页〕

怎样结束？为了什么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让安理会能在随后指示秘书长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及为了安理会向他作出指示。迄今为止，秘书长未能使双方更加接近于争端的解决，因此，如果至今占优势的看法能改变，那么秘书长也许能使双方的立场更加接近，并向解决争端的方向前进。

在安理会面前，我重复并重申，我们认为最严重的事情是危险的对抗和人的生命的丧失。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想说，我们对进一步军事对抗造成的牺牲不负任何责任。在这次冲突——一次早该结束的冲突——中，流的血够多了。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件紧急事项而提交的决议草案的目的所在。联合王国代表说他将投票反对此项决议草案。当然，他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我希望他在安理会投的反对票并非基于同巴拿马和西班牙代表团决定提交这项决议草案的基本思想相反的想法。对我们来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认为，应该不遗余力地去拯救哪怕是一条人命，不管这个人是谁。

凌青先生(中国)：先生，首先我想对你就任六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虽然六月份将是一个相当艰难、动乱的月份，但我们相信，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和熟练的外交才能一定能使你顺利地完成任务。

自从安理会通过第505(1982)号决议以来，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冲突不但没有结束或者缓和，反而加剧了。

在这期间，秘书长根据安理会赋予他的并在第505(198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中说明的使命行事，“立即同双方接触以便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停火条件”。同一决议的执行部分第3段“敦促冲突双方在秘书长执行旨在结束目前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周围地区的敌对行动的使命时与他充分合作”。但是，双方中有一方却依仗它在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毫无实现停火的愿望。因此，秘书长觉得无法完成他的使命而不得不在今天就有关局势向安理会作了汇报。中国代表团对这一事态发展深表痛心。尽管如此，我们想再次对秘书长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并对他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表示理解。

我们想在这里指出，凭借炫耀军事实力而不顾国际社会一再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呼吁，不顾阿根廷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情绪，也许能使有关方面获得暂时的成功，但这一行动方针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最终必将损害其本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认为，安理会为了尽到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职责，应当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同意无条件停火以及恢复谈判。安理会应当授权秘书长进行调停。

根据上述立场，中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刚才巴拿马和西班牙提交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的话很简短。我只想就我的苏联同仁所讲的某些话发表一两点意见。他指责我们顽固不化。是的，我们对某些原则是坚持不愿妥协的，而且这些原则我在早些时候的发言中就已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但是我们也是同样坚定不移地竭尽全力谋求和平实施安理会的强制性决议的。

对于我的苏联同仁所作的某些有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类老掉牙的评论，我想我已在他发言之前就作了回答，我能有这种预见，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的。我只想再强调一点，这一点同我的苏联同仁在我们眼前编织的战略幻想有关。我只能重复我的发言的结尾部分。我们之所以要求对福克兰群岛安全作出

长远的适当的安排，唯一的理由是要保护岛上居民不受进一步侵略的威胁或不让侵略成为现实。这就是我们唯一目的。

主席：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罗斯先生(阿根廷)：我的发言将尽量做到简短扼要，只占用安理会很少一点时间。我已顺便把联合国代表的某些话记了下来。他使用了“拖延”这个词，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尽管阿根廷作了巨大的努力并表现出了它的立场的灵活性，我们一直未能达成谅解。

我不知道他所代表的政府怎么会使用这一名词，因为他的政府十七年以来对联合国大会在1965年、1973年和1976年所通过的决议一直是置若罔闻的。

他用了“原则”一词。“原则”这个词的使用通常含有某种政治和宣传的涵义，但是这一点必须有一个足够明确的基础，以便使那些听到这个词的人能够知道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联合国政府的政治行为。我只需要回忆一下迪戈加西亚岛的例子就够了，我真的怀疑，是否只有牵涉到一小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时候这些原则才适用，而当涉及到其他种族或血统的人民时，这些原则就可以不顾了。

“放肆的”这个词被用来指我发言中的某些部分。在伦敦制定的声明中是可以找到放肆的话的。恰恰就是在伦敦，在英国政府的最上层，才有戴维营式解决办法的议论，才有阿森松岛模式的议论。就在那里，这些领土的命运被操纵着，好象我们回到了十九世纪似的。

我刚收到联合王国首相下午10时对伦敦电视公司——联合电视公司采访讲话的一些摘录，人们只要读一下就会知道，联合王国正在重申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组成一种西奈式多边力量的重要性。我很想知道这些其他国家是哪些国家。如果他们认为是这些国家将是拉丁美洲国家，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是在听来自拉丁美洲的言论。他们所指的其他国家能是哪些国家呢？会不会是西欧国家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呢？我怀疑他们实际上是不是在考虑建立一个会给南大西洋水域带来一个欧洲的军事体系的所谓防卫体系。从这些说法里就可找到放肆的话了。

虽然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被引用了，但总是巧妙地提及某一段落而不提其他段落。实际上这些决议是一个整体，形成了一套可以据以找到解决这些十分严重的问题的原则，这些问题影响到许多人的生命以及拉丁美洲的和平与安全。

最后，我们从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中所发现的是，他们对联合国的出面不感兴趣，对联合国观察员的出面不感兴趣。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来自伦敦的言论就行了。

最后，我只需再补充一点，“机密”一词也被用上了。当我想起英国大量宣传透露了整个有关情况时，“机密”一词真令我惊讶不已。这样的机密只适用于谈判进行的过程。谈判一结束，双方都可以自由阐述自己的立场，因为安理会必须确切了解谈判究竟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很理解秘书长在向安理会提出谈判条件时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难，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安理会，我们在发言中说出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此。

主席：我们面前有一份由西班牙和巴拿马提交的决议草案。西班牙和巴拿马代表已表示希望能对这份决议草案尽快、甚至可能的话就在今天进行表决。

我要补充一点，会前我曾同许多安理会成员进行了接触，我被告知有些成员希望能有一些考虑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希望在明天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安理会成员可以同意把表决延期至明天进行，我想建议把对巴拿马和西班牙的决议草案的表决推迟到下一次会议，时间将同安理会成员协商确定。

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我知道，在对一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通常有一段24小时的间隔时间。本次会议一开始，我曾说过我国代表团是不会反对作24小时的等待的。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有必要等待24小时；我怀疑，既然决议草案已经分发下去，联合王国代表是否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在我念的时候他对决议草案的最初解释是不正确的，而决议草案实际上重申了第502(1982)号决议和第505(1982)号决议。总而言之，我想知道该代表团是否已决定了它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等待24小时了，或者假定联合王

国代表现在已经可以看懂这项决议草案，并意识到对它的最初解释是不正确的，他是否想把这份决议草案递交给他的政府以便接受适当的指示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知道联合王国代表的意见。

卡姆先生(巴拿马)：作为决议草案的提案者，我国代表团在早些时候曾发言说，由于我们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冲突的加剧和日益严重的流血感到惊恐，决议草案是作为紧急事项提交的。我也表示了希望安理会成员能对这一局势作出反应。

但是，主席先生，你说了在同安理会几个成员磋商之后你觉得我们似乎可以在明天进行表决。据我了解，这些磋商和意见是在决议草案案文分发下去之前进行和表示的。我也知道有许多国家认为应当在看到案文之后才能在表决中表示意见。

现在既然各种工作语文的文本已经分发下去，既然这并不是第一次对决议草案在提交的当天就进行表决——虽然我作为这一机构的成员为时不长，但是我已亲眼见到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提交的决议草案就在提交的当天进行了表决——如果安理会成员允许的话，我想敦请安理会看到决议草案的紧迫性及其目的，能够考虑就在今天对它进行表决的可能性，除非你主席先生作出相反的决定。

主席：我注意到巴拿马代表希望今天表决该决议草案，是否请安理会对此事发表意见？

西堀先生(日本)：先生，首先我想对你就任本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相信，在你的英明指导下，我们的安理会会议一定会顺利地进行。

同时，我愿对你的前任、中国的凌青大使上个月以令人敬佩的方式处理了安理会的事务表示崇高的敬意。上月份确实是几个月来最繁忙的一个月，许多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但是凌青大使非常老练、有效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我还要对秘书长不知疲倦和专心致志地为和平解决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争端所作的努力表示极大的赞赏和深切的感谢。虽然他的努力至今尚未产生预期的结果，我国代表团仍然希望这些努力最终能获得成功。

至于由西班牙代表口头提出、后来得到巴拿马代表支持的决议草案，现在已由巴拿马和西班牙提出并以书面形式正式散发了，我国代表团充分认识到这件事的紧迫性。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国代表团当然要向我国政府请示。

我国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现正在飞往巴黎参加西方首脑会议的飞机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觉得很有必要请求在明天而不要在今天进行表决。说到明天，我认为我们不必从现在起等24小时，等到下午7时15分；考虑到事情紧迫，也许可以比上述时间早一点进行表决。

主席：日本代表提议把由巴拿马和西班牙提交的决议草案的表决推迟到明天进行，但不一定推迟24小时。假如没有人反对，我建议把对决议草案的表决推迟到我们的下一次会议进行，下次会议将在明天举行，具体时间须与安理会成员协商确定。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建议不要推迟决定下次会议的时间，让我们现在就来决定这个时间。日本代表已经说了他不需要24小时，他只需要不到24小时的时间。也许我们现在就可以同意明天上午开会。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建设性发言。不过假如我对日本代表的意见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对他最合适的时间也许是明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因此也许我们可以同意明天下午3点开会。

卡姆先生(巴拿马)：我国代表团一向对别国代表团在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或不便抱有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因此，出于礼貌，我将不再坚持要求在今天下午进行表决，因为我想对日本代表团表示协作的姿态。

但是，对主席先生你刚才说的，既然大家都知道安理会要开会进行表决，我想正式建议会议在明天上午11时举行，如果安理会成员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话。

主席：巴拿马代表已提议安理会明天上午11时举行会议。有人反对吗？我没有听到有人反对。那么就这样决定了。

下午7时20分散会。